

系列图集

老照片[®]

Old photos

A SERIES OF PICTURE ALBUMS



服饰时尚



江苏美术出版社





三个小伙伴 30年代



珍爱生命

程大利

我爱看老照片，这倒不是什么怀旧情节。老照片满足我的好奇，给我一些不曾知道的知识并让我感受到一种曾流淌过的人味。老照片的确观照着我们的现在和未来，让我们去想，怎样才能活得更好些。老照片很有魅力。一本黑白的《良友》画报可以翻看半天一天，还可以反复看，翻看它的感觉一点也不亚于读巴尔扎克。《良友》里的东西件件是古董，处处是亦城亦乡的样子，包括摩登仕女。在北京潘家园的古董市场，我蹲在小山

似的旧照片堆前，搞得灰头灰脸，又感受了一次我们经历过的滚滚红尘。我们创造过许多美好，也制造过许多荒唐。有悲壮，也有滑稽，但更多的是无奈，因为一切都过去了。在维也纳施特劳斯公园的旧书摊上，在多伦多的旧物超市，在塞纳河边的古董摊前，我一蹲就是小半天，翻捡那一帧帧老照片，发现西方人和东方人原来是一样的。比如，都以权贵为荣耀，以时髦为时尚；站在正儿八经的合影中间的那位总是位高或权重的人。人类还有健忘的毛病，比如，纳粹投降的照片还在，地球上某些地方的排外情绪又嚣张起来。战争带来灾难，可人们还要重复它，这些照片都没有发黄。

我常想，照片是历史的镜子，是不厌多的。假如今天能看到庄子或孔丘的照片该有多好，荆轲在秦廷献图的瞬间是应该有幅新闻照片的。可惜，人类到上个世纪的中叶才发明了照相术。照相术的发明是历史的必然，就是给人类留一面镜子用的。照相机为一百多年的历史定了格，于是历史有了可视性，我们便可以坐下来，端着茶一幅一幅地琢磨。每幅照片都提供着说不完的信息和意蕴，许多照片留下的是疑团，但总可以解读诠释，因为形象实在而具体。

我从这些黑白照片里，看着我们先人度过的日子，他们是我们的上一代、上两代甚至还要早些。他们的神情或者从容，或者窘迫；他们的生活或者惊心动魄，或者索然无趣，或者痛苦沉重，或者欢乐轻松，或者是平

凡中的深厚，或者是伟大中的浅薄。每幅照片记录着人们创造的美好或制造的不美好，留下甚多的谜。每幅照片都有故事，故事的背后可能还有故事，但每幅照片也只能是一个侧面、一个片断，不会是生命的全部。那个年轻的母亲和怀中的女儿一起微笑，笑得多有感染力，读照片的人都受到感动，但这笑容能伴她们多久呢？执球拍和拉琴的少女一脸的天真灿烂，而等待她们的会是什么呢？她们老了将是什么模样？这本画册不回答这类问题，因为这类问题回答起来没完没了，编者只是想从服装时尚、民俗风光、社会百业的角度给读者提供一些人们曾经有过的生活图景。人们怎样穿衣服，有过怎样的生存空间和做着怎样的事情，读者尽可以作些“一叶知秋”的联想。

生生不息，循环往复是人类历史的现象，在螺旋式上升和否定之否定中，人类一天天走向成熟，但有些规律却难以更替。生命的过程常常是欣喜和伤感同样的多，热情和消解同样的多，数不尽的幸福，道不完的烦恼，真是“欲说还休”。生命和生存的烦恼和恐惧会时不时地搅扰我们的心灵，无奈真是永恒的吗？这时候，最好来看看老照片，慢慢地看，慢慢地想，大概会有许多启示性的收获的。这些照片会使我们平心静气或者坚强起来。一切都将过去，但我们还得面对这个世界好好地活。

生命聚集在一起，它的形式就是一条生生不息的



母女俩 20年代

河，从远古到现在，从现在到未来，这条河不断地流，生命于是呈现出一种永远的趋势，延续下去的新生命也便有了不会动摇的希望。

老照片记录这条长河的一段。它让我们珍爱时间，珍爱生命。总有一些东西是不能放弃的，是与我们的灵魂共存的，是生要带来、死要带去的，这便是一种追求美好的情感。真和善都是为了美，人类对美的追求从未停止过，所以人们才渐渐明白了高尚和完美的含义。这种感情和感觉便成了人类的传脉。

1997 年 7 月于南京师心居

服饰时尚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编



照

江苏美术出版社

南京中央大学

文



珍爱生命 程大利 3



逝去的时尚 王跃年 戚如高 13

冬



清代 35



81 民国



袍 袄 82



旗袍 裙 222



西服 大衣 303



童装 376



405制服 礼服



礼帽 西服 长袍 30年代 苏州 寒山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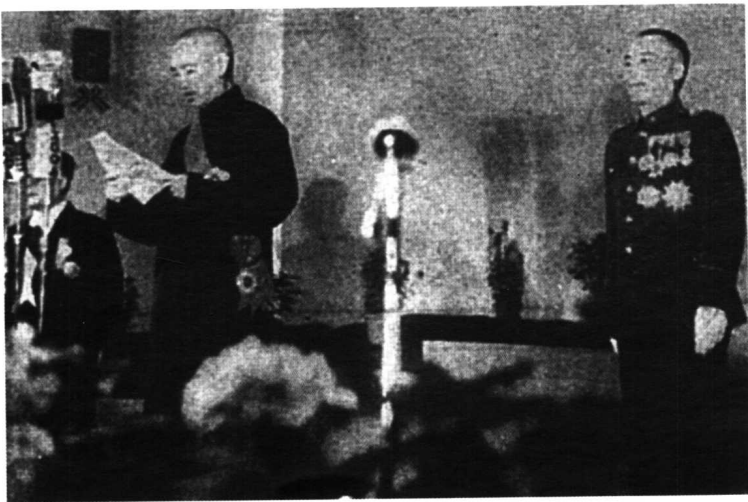
逝去的时尚

王跃年 戚如高

小时候，读圣贤书，碰到孔夫子的“服之不衷，身之灾也”，心里很疑惑：衣之与身，有那么玄乎吗？稍后，翻阅春秋左传，知道了《贤文》上“衣以章身”的来历，疑惑就更深了：章者，作“彰”，衣既能彰身，理应有百益而无一害，又怎会与“灾”联系在一起呢？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见到了这样一张照片（图1）：谁都能认出，照片中身穿中式长袍者是草山老人蒋介石，可站在蒋氏身旁、一身戎装的军人是谁？如非专业史学工作者，也许会认为他是蒋氏的侍从副官吧！

图1 李宗仁 蒋介石 1948年5月20日



可事实是，此人为“中华民国”副总统李宗仁！这张照片摄于1948年5月20日“中华民国大总统就职典礼”。

李宗仁叱咤民国政坛数十年，向称老成持重，何以在如此庄重的场合不注意装束，授人以柄？翻开《李宗仁回忆录》，真相立会大白：

按照政府公布，总统与副总统就职日期是五月二十日。我照例遣随员请侍从室向蒋先生请示关于就职典礼时的服装问题。蒋先生说应穿西装大礼服。我听了颇为怀疑，因为西式大礼服在我国民政府庆典中并不常用，蒋先生尤其是喜欢提倡民族精神的人，何以这次决定用西服呢？但他既已决定了，我也只有照办。乃夤夜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一套高冠硬领燕尾服。孰知就职前夕，侍从室又传出蒋先生的手谕说，用军常服，我当然只有照遵。

五月二十日，是南京市一个隆重的节日，各机关学校一律放假。各通衢大道上悬灯结彩，爆竹喧天，总统府内尤其金碧辉煌。参加典礼的文武官员数百人皆着礼服，鲜明整齐。各国使节及其家眷也均着最华贵庄重的大礼服，钗光鬓影与燕尾高领相互映照。这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任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，也确是全民欢庆，气象万千。在这种气氛下，我深感到身穿军便服与环境有欠调和。

孰知当礼炮二十一响，赞礼官恭请正副总统就位时，我忽然发现蒋先生并未穿军常服，而是长袍马褂，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。我穿一身军便服伫立其后，相形之下，颇欠庄严。我当时心头一怔，感觉到蒋先生是有意使我难堪。（《李宗仁回忆录》第892～893页）

服装的背后，竟如此深藏玄机，真是难以置信。夫子所说的“服之不衷，身之灾也”，这个不为人知的小小典故不啻作了绝妙的诠释。

这张饶有趣味的老照片不仅为我儿时的疑惑“训”了“诂”，还在不经意间撩起了我和我的同仁们对服装问题的浓厚兴趣。频年以来，我和同仁们一道，对所收集到的十数万张老照片细加梳弄，凡与服饰问题相涉者，均一一辑出，而后再沙里淘金，爬罗剔抉，精心编排，终于汇

成这辑《服饰时尚》。我们非常希望它能让读者借此窥见历史的窗口，并为有志于中国服饰文化的有心人提供一星半点的启示。

清 代

这里谈论服饰，以“有照为证”为原则，俾与“老照片”之名相符。

摄影术是 1839 年法国政府公布《达盖尔银版摄影法》后才迅速传播开的。5 年后的 1844 年，因签订《南京条约》而遗臭万年的耆英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提到，他曾把“小照”分赠英、法、美、葡四国使臣。耆英的“小照”至今仍保存在巴黎法国摄影博物馆里，它们也许是中国最老的老照片了。

不过，耆英仅是一个尝鲜者而已，摄影术为中国士大夫普遍接受，则是 1890 年以后的事。这年春天，老佛爷西太后被洋画家卡尔女士说动，端坐在龙椅上来了张玉照。自此，“写照”渐渐在内廷流行，并很快从内廷溢出，王公贵族，文武百官，纷纷起效尤，站到了摄影

图 2
西太后



机前。他们留下照片，为我们现在谈论清代服饰，提供了重要依据。

袍、褂、花、衣、帽

说起男性服装，首先映入人们脑海的当是长袍。长袍可以说是中国历代服装流行榜上的真正冠军。王力先生曾感叹说：“长袍的起源也许已不可考了，但曾几何时，我们中国的服装，似乎只有这种毫无变化的长袍。”

清代长袍的基本款式为圆领、大襟，对襟、缺襟仅为结余。缺襟之袍，须先将右襟裁下一块，然后用纽扣绾住。该袍便于骑马行走，多用作行装。

清代长袍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装有“箭袖”。“箭袖”形似马蹄，故又名“马蹄袖”。安装此袖，便于骑射。它起源于后金，满洲入关后随八旗子弟传入关内，顺康以后，经清政府强制推行，方在中原大地广为流行。

“箭袖”的长短，并无定制。平时不“骑射”的时候，须将袖口翻起，叠为几层；一遇行礼的场合，则又须迅速甩动双臂，使其垂直。我们观看清代题材的历史剧，经常看到剧中士绅下跪前“啪，啪”甩几下手臂的镜头，原因即在此“箭袖”。

长袍作为清代男子服饰的主流，上自皇亲国戚、文武百官，下自黎民百姓，均可采用。自然，穿者身份的不同，制式又有严格规定：

一是衩。清代长袍多开衩。皇族宗室开四衩，百官士庶开两衩，间或亦有不开衩者，俗称“一裹圆”，一般为布衣黎民常衣。竹枝词有云：“珍珠袍属官曹，开衩衣裳势最强”，即是指此。

二是纹饰。袍上纹饰，皇帝绣龙，百官绣蟒，黎民百姓不得僭越。前者谓“龙袍”，为帝王吉服；后者为“蟒袍”，为钦定官服。龙与蟒的区别，向为学界聚讼的公案，迄今为止尚无定论。沈德符说：“蟒衣为像龙之服，与至尊所御袍相肖，但减一爪。”“至尊所御袍”，龙袍之谓也；又，《大清会典》云：“凡五爪龙缎立龙缎团补服……官民不得穿用，若颁赐五爪龙缎立龙缎，应挑去一爪穿用”，很多人据此得出结